

# 伟大征程 征文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
人民日报社 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

## 专页

# 梦在绿洲

张华北

村干部李家华说他要“摆阵”。“当过兵？”他摇头。“练过武？”还是摇头。我们的好奇心倏地被勾起来了。

# 村干部摆“阵”

汪 渔

李家华当“官”很早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,就是“大队长”。高中毕业,因为“文化高”,出任生产大队长,村干部,一把手。

一把手当然得有一把手的担当。把辖区护国大队的“抓手”治理好,是上级下达的硬任务。

“抓手”一般得手不多,三毛一块,够下一次馆子,或是割半斤肉,大法不犯,但令人生厌,从本辖区小偷小摸到外辖区,从本县骚扰到邻县,从本省游击到外省。当地农民若非万不得已,过路一般会绕道此段区域。隔三岔五,总有受害人家上门哭诉或讨说法。因为名声不好,大队里的男人说不上媳妇,光棍多。光棍多,“抓手”就有后备队,恶性循环。

李家华粗略统计,有这一不光彩行为的近百人。当时整治他们的手段,有硬的:找条麻绳,把肇事者绑了,绕村里大路游一圈,臊他脸皮;强制劳动,在人看管下干最苦最脏的活;被上门哭诉者打……但过不了几天,伤好了,痛忘了,还是老样子。

也试过软办法。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。人家饿了寒了,大队干部主动找上门去帮忙。

“结果都被你们感化了?”  
“没有。干部自家的钱物也不多,总不够借,他们就重操旧业了。”

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第三条路是让“抓手”也成家,让他不再惦记别人。

擒贼擒王,从“头头”李某身上着手。大队干部先出谋划策让他开肉案,没成功。再养长毛兔,没成功。再让他开加工房,没厂房,大队出面协调;没有三相电,大队出面找电厂;没有贷款,大队出面到信用社担保。

这招终于奏效。李某很快还清贷款,攒了积蓄。出于感恩,他就地“反水”,成了反扒专家,协助破获多起重要案件。不久,开县公安局奖给他一块匾,上书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;万县地区公安局奖励更大的匾,上书“改邪归正勤劳致富”。

一方面,反扒专家就住隔壁,另一方面,李某以下的基本都在大队干部的帮扶下找到新出路,“抓手窝”里风平浪静了。

讲到这里,李家华脸上有点得意。

## 二

说书人说“时光飞逝,岁月如梭”。李家华也是这样说的。

转眼到1992年。

这一年,李家华的“官职”,早已不是大队长,而是村主任。

村里的任务,是建设“小康村”。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老乡,村民的小康梦,是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,是菜里有油、身上有绸,圈里有牛、住的是楼。

护国村的中心地带在一社,人均不足四分地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农民像珍惜眼睛一样珍惜耕地。村里因势利导,动员农民掀掉平房,在公路两旁连片集中盖楼房。

“一下集中五十多户。”李家华伸出五个指头,说其他地方的小城镇建设可能还在萌芽,但这里“山村冒出个微型城”,当年的报纸,就是用这个题目报道护国村。

“微型城”里一色的小楼,使用煤气灶和水冲厕所,经营百货,维修家电,有肉案,有豆腐坊,有家具厂。新鲜事物不断涌现,各种各样的“第一名”次第产生:黄家安装第一部座机电话、张家购回第一辆摩托车、李家买回彩色电视……

“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,你知道这些数字为啥这样排列?”

我们摇头。

“这是农民的赶场日。”按这个约定,赶中和场、义和场、三和场。但是,护国村,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赶场。

“万元不算富,十万刚起步,百万才是真正富。”

他说经商家家快,没过几年,村里出现不少“富翁”。

“穷不过三代,富不过三代,坐吃山空,担心后代学坏变坏。要有远期投资。”

第一种,不是猛龙不过江。鼓励年轻人“闯江湖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,王家在八十亩耕地上,憧憬着小康生活。但河道逐渐干涸见底,树木枯死在河边,吃水要去好远的地方挑水、拉水。风沙铺天盖地而来,沙压倒庄稼,掩埋了农田。“大风一起不见天,沙骑墙头驴上房。一茬庄稼种三遍,大风绝收小风歉”,顺口溜在乡亲们口中流传。风沙相逼,毁坏家园,王家和乡亲们在艰难的贫困线上跋涉。王银吉坐在田埂上思索:日子总不能越过越穷,人活着,总要有个盼头!风沙总得要治吧!

一年之计在于春,1999年春节刚过,三十岁的王银吉对任过生产队长的父亲说,咱这样一年年让沙都吃掉,什么也落不下。

父亲说:那咋办?

银吉说:咱要治沙植树,才能保住家园,咱可以把庙儿墩承包下来。

银吉的妻子反对他的想法:治沙,咱家还要不要?一大家子人过日子,把钱投到沙漠里,这日子咋过?

银吉说:不治沙,咱家也快埋没了。

父亲懂儿子的心思,最后一锤定音:娃子,你干吧!我支持你!

## 三

治沙要栽树,栽树要有树苗,要浇水,这些都要钱,钱从哪里来?家里值钱的也就剩那群羊、那几头牛了,王银吉狠狠心卖掉羊买苗木,再买了两峰骆驼用来驮水驮东西,义无反顾走进腾格里沙漠。

原本要一起治沙植树的邻居,在滚滚黄沙面前停步了。种树有那么容易吗?十年树木,啥时才能见效益?下午邻居拉起东西返回家。王银吉心里笃定,只一家,也要干!

在沙坡上搭上帐篷,夜里一场狂风暴雨,把帐篷刮倒扯烂,一家人蜷缩在风雨里。天晴了,改在沙坡上挖地窝铺,用树枝杂草搭上压上泥土,地窝里面垒上炕铺上草,放上铺盖卷。外面搭个锅台煮饭,把家安在沙漠上。银吉的儿子好高兴:咱们又有新家了!谁知吃午饭时,地窝铺顶子轰的一声塌了,把儿子埋了一身沙。儿子哭着对王天昌说:爷爷,我们快回家吧。

黄沙冷寂,在沙漠中栽活一棵树谈何容易,最初挖沙栽下梭梭,一场沙尘像妖魔乘着狂风席卷而来,容不得有阻挡它肆虐的东西,风魔无数看不见的手,把树苗连根拔起。好不容易栽活的苗木,遇到高温天气,来不及浇水会晒成干柴。风刮平了沙窝再挖,刮走了树苗再栽,晒死了树苗再种。王银吉血液里流淌着父母执着的基因。

治沙最艰苦的头八年,银吉的母亲每天天不亮,就去村子里驮水、驮苗、做饭送饭,每天往返七八个小时。年迈的母亲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八年。沙漠里就有了这个图景:一个老人,挑着两只桶去沙漠里送饭,沙子里深一脚浅一脚。

骆驼驮水毕竟效率低下,大批的植树不能缺少水。银吉借钱修通一条便道,小四轮拖拉机开进沙漠,拉水、运树苗、运麦草。家里的地开成苗圃,国槐、花棒、新疆杨、榆树、沙枣,让自己繁育的树苗去占领沙漠。

## 四

王银吉把身心全部投进沙漠。寒来暑往,风里雨里,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一定治住这片沙。银吉在庙儿墩盖了房,房前开出一小片菜畦、苗圃,真正把家搬到这里。

重重失败面前,村里的好心人劝说:王银吉,人怎能和老天爷斗,你把钱白白地往沙漠里甩!也有人背后挖苦:莫非他王银吉想出个风头!王银吉也有过动摇的时候,如果不治沙,专心种地、搞点养殖,再打个体工,日子也能过好。但王银吉还是横下心:既然和黄沙挑战就不能退缩,治就有希望。

压沙、运水、种树,周而复始,一家人重复着看似简单不过的劳作。父子俩栽树栽出了发明创造:一头锄,一头铁尖的沙漠枪,扒沙插孔栽苗一气呵成。八千三百多亩沙漠被他们一个个脚印踩实,六百二十多万株苗木带着他们手温栽进沙漠。年复一年,四千多吨甘甜的水由骆驼和小拖拉机一趟趟运来,一万公里的路用腿脚丈量了又丈量。终于这片沙漠披上了绿装,一道四公里长的防风林带如一堵绿墙挡在风沙口上。一年年算来,王银吉投入资金已有一百二十

多万。又何止是这些,还有一家人付出的汗水和心血,还有……

王银吉一家感动了乡亲,牵动了人们的心绪。目睹这片绿洲,乡亲们竖起拇指:还是王银吉看得远!“生态优先,绿色发展”的社会氛围中,尊重和支持向他们涌来。2010年,区林业局将一万亩林权证颁发给王银吉。他被聘为公益林管护员。国家压沙植树的碳汇项目安排在这片土地上。社会爱心捐助涌向王银吉,乡亲们和义务植树的队伍开进这片感动地的沙窝。2010年,这个治沙汉子荣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。

## 五

王银吉一家把命运系在沙漠上。王银吉的父亲十九年没有离开脚下这片沙漠。有时他会取下墙上那把心爱的三弦琴,用毛巾轻拂,坐在沙坡上弹唱起来:“家住长城乡,紧靠黄沙边。风吹黄沙已经过河岸,人人都看见……”那是自编的《治沙曲》,动情处他会落泪,那琴声是弹给沙漠里的树木生灵,还有治沙过程中在这里长眠的爱孙。

沙漠林地围护下,房前平坦的沙地更显得精致。一方潮湿的苗圃里小梭梭铺开一层绿,当年秋季会让它们占领一方沙地,营造一片绿色的希望。苗圃边的小埂已被西瓜秧爬满,菜园里白菜翠叶张开如手掌的抱合,还有番茄、辣椒、茄子、小葱……杨树、杉树把路边打扮出繁盛,梨树浓密的叶片里垂下一个个果实;芨芨草在路边、树下、坡沿伸展细纤柔叶,夏日的阳光雨水更令它们欢欣。

王银吉的瞭望塔顶上,小凳和旧沙发垫是他时常观察后的休息处,一只大喇叭对着沙漠林地。塔下林子里麻雀叽喳声不断传上来,他说林地里时常能见到野鸡,一次还和一只奔跑的黄羊相遇。他也说,每天在这里看到沙中绿色,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。

他向西南方遥望,大儿子军校毕业去了新疆和田,每年寄回省吃俭用的三万元治沙,探亲一回家就到沙窝压沙植树。

那林地外连着大沙漠,何时都能变成绿洲。那也是王银吉的畅想。

覆膜、修剪培训费用由政府投资,村民们喜出望外,劲头十足,因为切切实实走上一条致富之路。近几年,村级道路由国家投资全部硬化,货车能开到田间地头。

冬季修剪,春季施肥,夏季套袋,深秋采摘,冬闲时节培训学习,苹果种植管理走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管理之路;政府牵头,村级合作,果农与果商定价,苹果销售走出一条水到渠成的销售之路。而今,苹果已成为甘肃静宁农民创收的一张标签。每当春日暖风和煦,徜徉在静宁大地的每一处山野,都若置身辽阔的苹果花海,馨香染肺腑,洁白的苹果花犹如舞动双翅的蝴蝶,翩跹而舞,令人遐思万千。

秋风吹来,每一枚果叶都带了浓浓秋阳温暖的气息,飒飒而落,像一枚枚熟透了的金币,落在大地怀抱里,亦落在父老乡亲融融的胸襟里。明春,必将花香馥郁。

# 远行的苹果

任随平

文化广场上,满载苹果的四辆大货车同时启动,送行村民的欢呼声震时间充满广场——全村二十吨红富士苹果将远销尼泊尔。

目送车辆出村后,村民们再次回到文化广场。驻村干部刘站长紧紧握住村主任六叔的手,对中湾村苹果走向国外表示祝贺。六叔转身向广场村民代表深深鞠了一躬,抬起头那一刻,我看到六叔眸中满含泪花。我知道,这泪花中最为硕大晶莹的一颗,当属广大村民用勤劳双手和智慧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,这财富里,有汗水,有辛劳,也有政府连片种植的谋划和引导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听父亲讲,我出生那年土地包产到户,土地贫瘠,父亲弟兄六人一年辛苦劳作后仍是生活拮据。我四岁那年,父亲弟兄六人经过商议,共同承包村里十亩山地苹果园,实行统一管理,分户劳作。那年中秋节,父亲从山上带回一黄挎包“国光”苹果,我们一家人就着昏黄灯光分食苹果。我和姐姐每人分得一颗大苹果,谁也舍不得吃,将半红半绿的苹果拿在手中,摩挲着,把玩着,似乎端详一件宝物。父亲看着我们,意味深长地说:“真正要改变贫穷,还是要从想法开始,这不,刚刚承包了果园,孩子们就能吃到新鲜苹果了,秋后,苹果卖了还能有个好收成!”那一晚,整个屋子始终飘荡着苹果馨香,似乎每一缕游动的空气送过来的都是芬芳和甜蜜。

深秋时节,苹果成熟,尤其是“国光”苹果经霜而红,一颗颗似羞红了脸,于繁茂的绿叶间躲

躲闪闪,我们堂兄妹们就坐在果园地埂上,望着满园苹果出神,心想这一园苹果一定能够卖很多钱吧。可羊肠山道崎岖,拖拉机到不了果园,附近镇子上的果商没法运输收购,父亲弟兄几个只能每天晨起采摘两架车子,人力运送到镇子上去卖。即便这样,那年冬天,苹果销售之后,我家仍分到七百五十元,那时算是“天价”收入。

后来,看到父亲几人尝到苹果种植的甜头,有村民也开始零星栽植苹果树,没几年,苹果开始挂果,多多少少有了额外收入,生活条件逐步改善。上世纪末,政府经过多方勘测论证,决定在全县推广苹果连片种植,山东烟台的红富士种苗来到村里,



# 大地